

致 太宰治

是啊

膽小鬼

就只是個膽小鬼

不敢坦露真心的膽小鬼

懼怕人性的膽小鬼

嘴裡含著真心

卻比豺狼虎豹更凶猛

伺機 徘徊

潛伏著 等待撲上前的最好時機

夾著尾巴

落荒而逃

一個爛醉的夜晚

一個纏綿的宿夜

互不袒露真心 相擁在彼此懷裡的凌晨時分

月光 似乎也溫柔了許多

與人交往本就該如此

反正陽光再次走進房間的那刻

沒人會在乎 沒人會記得

留下的

只有地上那絆腳的半空酒瓶

空蕩蕩的床頭

與孤寂的身軀內 更寂寞的靈魂

啊

錯了

談不上寂寞

畢竟

就只是副 空殼屍體

無論是女人、酒精，還是安眠藥

沒有一個放不下的

沒有一個離的開的

用任性來掩蓋一切吧

那藏在頹廢面孔下的自己

木椎 分毫不差 釘於心上
無處可躲
這樣
會更難受吧
所以
別交出真心吧

不想那麼多 會好點吧
隨波逐流 浮浮沉沉
活得更 理所當然些吧
誰都不必為此 負起責任

若影子被人給一腳踩住
就不好了
那就一輩子 活在黑暗中吧

膽小鬼啊
連幸福都害怕